第1104期

沈嘉蔚

有一子一女。只可惜張佩綸只活了五 十多歲,而菊耦孀居多年後,也在47 歲時逝世,死前安排了門當戶對的兒 子的婚事。

在我畫上,張佩綸身後是他的兒 子,即愛玲的父親張志沂(廷眾)(1896-1953),尚 在幼時。他長大後無所作為,徒有很好的國學底子,卻抽

鴉片煙,娶妾,最終導致婚姻破裂。 再往左,是出嫁前的菊耦(1869-1916),時年十 八,美麗而溫婉。她的母親趙氏,威儀端莊的誥命夫人,

是李鴻章的第二任妻子,死得也很早。 她們左邊的一組人物是:

姑姑張茂淵(1901-1991)與堂侄女妞兒擁著" 我",即幼年的張愛玲,下方是比張愛玲小一歲的弟弟張 子靜(1921-1996)。

這位堂侄女妞兒的父親也是一位前清的大吏,即兩 江總督張人駿,辛亥革命時坐籮筐縋出南京逃命。我曾於 1996年在一幅描繪晚清海軍大臣載洵與港督合影的歷史 畫中畫到過他。

最左邊的一塊畫布上,與姑姑一組人物相鄰的,是張 愛玲本尊。她的左邊,即全畫左側盡頭的一對母女,是出 嫁前的張母黃素瓊(1896-1957)與她的生母。生母是 其生父的妾,湖南長沙一帶的農家女,夫妻倆雙雙死於二 十多歲。黃素瓊的祖父黃翼升卻曾是長江水師提督,做過 李鴻章的副手。這便是李菊耦看重的門戶相當。可惜她自 己的兒子不爭氣,倒是她死後過門的媳婦黃素瓊是個要強 的女子,成為新文化運動浪潮席卷中華之初的第一批弄潮 兒。她在生下愛玲子靜一雙兒女兩三年後,不齒於丈夫的 吃喝嫖賭生涯,借口陪小姑留學,邁開一對纏腳毅然遠赴 歐洲,開始她"娜拉出走以後"的獨立生活。

張愛玲記述道: "踏著這雙三寸金蓮橫跨兩個時代, 她在瑞士阿爾卑斯山滑雪至少比我姑姑滑得好……她畫油 畫,跟徐悲鴻蔣碧薇常書鴻都熟識。"(《對照記》)改 名黃逸梵的母親,曾回國與父親離了婚,重又出國闖蕩。 張愛玲與後母決裂, 遭父親禁閉。逃出囚牢後不再回家, 從此與姑姑相守,直至1952年去國。

張子靜從未結婚成家。張愛玲一生沒有生育。這對兄 妹去世後,這一個家族便結束了。如果將這譜系比作一棵 生命樹,那麼這一個枝椏便就此枯死。

但是那枯死的枝椏上掛滿了沉甸甸的果實:那便是張 愛玲的書。

張愛玲生於1920年9月底,是陰歷八月十九日,比我 的母親只晚了三天來到人世間。"她小時候總鬧不清楚 以為她的生日就是中秋節。"(《小團圓》)

春天來了,尤其春雨綿綿的時 節,滿眼望去,都是朦朧著綠色的情 絲。路人撐著傘,徜徉在街道上,像

一簇簇的青荷搖曳在晶瑩的雨幕裡

星期六/日

"唉,下了一整天的雨了,"女 兒在房間裡,一邊整理著書桌,一邊回應著我的催促。

"讀經班的地址改了,晚上,我們不要遲到。" 擔心 第一次參加《論語》讀經班會有陌生感,所以,我又高聲 地提醒她。

我將讀本放進了書包,打開房門走到了車庫。夕暉下 暮雨的天空,像一個發了高燒的老人,痛苦地扭曲著身軀 要身心僅有的力量,來對抗著寒冷的戰慄。雨水降下沉甸 甸的愁容,粘貼著冰冷的大地。潮濕的霉氣,如油一般抹 在臉孔上,膩歪歪地使人難受。

"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嗯,倒是個溫暖 的話題!"我自言自語地說。很快,我們駕車找到了新地 址。當我們進入朋友家的客廳時,突然,眼前感到許多陌 生的或熟識的人頭簇動起來,游蕩在我們的周邊,我似乎 感到一絲壓抑和緊張的氣息湧上胸口

讀經研討會開始了,女兒還有些拘束。她靠在我身 邊,眼神有些害羞。我能夠感受到她的不安,但我知道她 是個善於適應環境的孩子,只需要給她時間,她就會變得 自信和開朗。

隨著大家問候交流的深入,我感到自己被吸進了一個 充滿智慧和溫暖的空間。我開始從自己的焦慮和煩躁中解 脫出來,內心的平靜和安寧也漸漸地漾溢出來。

到了故事分享的時間,我注意到了對面的一位戴銀髮 夾、臉色乾淨的女士,她說,她曾經是一名成功的律師, 平日裡生活在光鮮亮麗的表面下。可是,在一次車禍中, 她失去了丈夫和兩個孩子,整個世界仿佛都崩塌了。她陷 入了深深的悲痛和絕望之中,甚至想過放棄生命。然而, 最終她決定要為丈夫和孩子的離世而活下去,她開始尋找 內心的力量,去理解這個世界和生命的意義

她回到學校學習哲學和宗教,沉浸在思考中,逐漸找 到了自己的信仰。她也開始從事慈善事業,幫助其他需要

幫助的人,用自己的經歷和能力去幫 助別人,也為自己找到了一種新的意 義和方向。

我看到了她臉上浮現出一絲微

笑,一個漸漸從悲傷到喜樂的微笑。 我能感受到她內心的平靜和堅定,這種力量讓她能夠面對 生命中的任何挑戰。

我女兒也被這個故事深深打動,她感到自己很幸運, 同時也意識到自己所擔當的人生責任。我聽著她主動暢述 的心路歷程,感到自豪和滿足。從這小小的變化裡,讓我 看到了她成長的痕跡,也感到了自己作為父親的成就感。 這個讀經研討會,讓我們不僅學習了許多的知識,更重要 的是,也收獲了人生的真諦和信念。

讀經研討會結束時, 夜已深了, 但我的內心裡卻激蕩 著喜悅和充實的暖流。回家的路上,雨絲仍然紛紛揚揚地 飄飛著,伴隨著車前的雨刷忽明忽暗地送來路燈的光明, 我將車子停進了車庫。我緩步地轉過牆角,一照眼覺得院 子裡地上白花花的一片。在壁燈下,一團一團泛著微紅的 光,帶有甜橘清香的霧氣彌漫地向我湧來

我的茶花!透過黛綠的葉子,我看著凝珠似的水滴, 像醉酒似地搖晃著枝葉,舞蹈出水袖的柔情。水珠滾落的 曲線十分有趣,時而滴答滴答地打在地面,有如時鐘上緊 了閥條勁健地跳躍。時而水珠彙聚,喇地一聲,如一道清 泓奔泄而下。一陣微風拂來,茶樹的枝葉晃動起來,水珠 有如滿天的星斗閃爍飛耀。

我不禁動情地在茶樹下流連起來,攀撫著它粗礪的 樹幹,潤著雨水,它傲然的像一位深山老僧靜寂凜然。樹 冠上的茶花已殘落飄零,幾尕零星的花瓣,在微雨的衝刷 下,又像少女般乜斜倚欄做著粉紅色的夢。

突然,一枝斜逸的枝條跳動了一下,抖落了綴滿的水 珠,一朵含苞的茶花綻吐出鮮嫩的花瓣,白如蟬翼,染著桃 紅,一絲兒蓓蕾羞澀地探出頭來,仿佛要吮吸著雨絲的甘霖。

不知過了多久,心頭一顫,我連忙用手抹去臉上的水 珠,深吸了一口雨中甘冽的茶花氣息,推門進屋。赫然發 現客廳的餐桌上,正擺著一盆帶雨的茶花……

(接上期)回到悉尼自己的畫 室,我找出三塊54英寸乘54英寸的空 白畫布拼成一排,便開始畫這幅《愛 玲世家》。當時想用的題目是愛玲在 《對照記》裡的一句話: "他們只靜 靜地躺在我的血液裡……"。這一段話便寫在畫布上。 用中國傳統的繡像構圖,我在這件作品裡畫上了張愛

的被面做的衣服。" "祖母",便是李鴻章的大女兒菊耦。

在我的構圖裡,從右側開始,依次為: 李鴻章(1823-1901),十九世紀後半葉中國最重 要的政治家。曾任大清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洋務運 動"主角。北洋海軍的創辦人。因清帝國國勢日衰,他違 心地成為一系列喪權辱國的對外條約的簽署人,直至簽署 《辛丑條約》後吐血身亡。國人常罵他。近來開始說他好 話。我很敬他。

玲本人與她的四代家人。其中只有張愛玲是彩色的,用的

是她與李香蘭合影中的坐姿,身著她用"祖母的一床夾被

我在《辛丑條約》的三幅變體中畫過他三次。

張佩綸(1848-1903),河北人,但出生在我的故 鄉嘉興,大我一百歲。36歲前仕途得意,清流派主將,對 內參奏貪官污吏無數,對外強硬主戰。中法戰爭初起,受 命以三品卿銜會辦福建海疆事宜,兼署船政大臣。最終因 1884年中法戰爭失敗,承擔敗績,被革職流放到察哈爾 戍邊。

此時發生了涉及張愛玲家世的傳奇故事。這段故事甚 至被寫進了著名的晚清歷史小說《孽海花》裡。故事是這 樣的:盡管張佩綸少年氣盛,與重臣李鴻章政見相異,但 李鴻章卻暗自喜歡這位敢於直諫的才子。他把張佩綸從戍 邊地弄回來,安排為自己的幕僚。還不止於此。當時張佩 綸已屆中年,二任前妻均已去世,李鴻章卻授意他來向自 己的女兒菊耦求婚。在曾樸的小說《孽海花》裡,這一個 情節非常動人。先是這一對才子佳人在簽押房裡驚鴻一瞥 地偶遇,然後是張佩綸無意中看到了小姐的一首詩,而這 首詩正是感嘆他張佩綸的落魄遭際的:

基隆南望淚潸潸,聞道元戎匹馬還。

一戰何容輕大計,四方從此失邊關。

(張愛玲在《對照記》裡引用此詩時將地名"基隆" 改作"雞籠"。)

張佩綸讀之不禁淚下,而"李鴻章笑著說了聲'小女 塗鴉'之類的話安撫他,卻著人暗示他來求親,盡管自己 太太大吵大鬧,不肯把女兒嫁給一個比她大二十來歲的囚 犯。"(《對照記》)倒是女兒自己願意嫁給這個男人, 於是母親讓步,婚姻成功。

兩人婚後在南京安家落戶,作詩唱和,

凡。 除看望新出生的孫女外,見約翰 · 伯恩先生 (John Byrne)和他新書房更是計劃中的事。早聽說 約翰在賣老房和蓋新房,去年已喬遷新居。當然,也 知道他病危過。

這次是新冠疫情三年後首次從珀

斯到墨爾本遠行。城市正值舉辦澳洲 網球公開賽,街上人群熙攘,熱鬧不

從卡斯爾梅恩(Castlemaine)站台下來,就見到 精神矍鑠並未體弱消瘦的約翰。開車接我先到小店喝 咖啡,他說,去年大病幸運救治及時。本迪戈雲集許 多專科醫生和先進醫療設備,且有培訓中心,常被城 裡人忽視。經此治療,讓他感覺年輕二十。想到借用 中國話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疫情期間,不少城裡人紛紛走出來,到遠近郊新 區安家落戶,而約翰僅是換個方位,把家安置到更近 舉辦展品。若沒有這些收藏家,不難想像"約翰生

鎮中心區,便於自理生活。 當進入約翰這個建在新區的房子和藏書室時,門 有"蘭頓之家"(Langton Hollow)的牌號格外醒 目,仿佛如同來到古中國城鎮某戶書香門第之家。

我先後見過約翰三個書房。這個最後也是最好 的。比較上一個,那裡地方寬敞,書架挨牆排列,相 對分散,中間足可容納一二十人開個學習討論會。而 現在這個空間集中,是利用容兩輛車的車庫而打造出 來的特別藏書室。裡面特別注意講究排水防潮排熱。 環顧四周, 氛圍溫馨宜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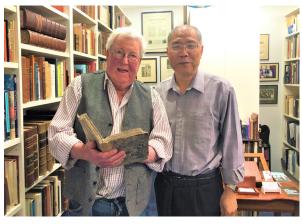
藏書室由書架並排而形成四個小走道,靠牆面有 一張可帶八把椅子的桌子,周邊都是書物和紀念品, 幾乎無多餘的空地。眼光所到之處,看書用書找書都 極為方便。

若他從律師退休前在珀斯小房間的書室算是第一 個書房,當時給我印像最深的僅是約翰生藏書。沒想 到,經此一番整理排列,他的藏書範圍仿佛一下從天 而降,擴展許多。因為約翰生藏書僅占其四個小通道 中的一個。如此盡收眼底,不可不刮目相看,約翰原

民 (西澳)

本還有如此這般多的各類主題藏書。不必提,單單約 翰生藏書就足夠學生難以全消化了。

私人藏書家有公共圖書館所無法替代的承續學 業的作用。書在藏書家手裡變得實在親切,仿佛自有 其生命的血脈相連。"約翰生學",除研究教育者推 廣外,與藏書家活動緊密聯繫。早年有亞當、牛頓、 廷克、海德和瑪麗諸多藏書家。瑪麗把兩三代人藏書 都贈給哈佛大學還為這世上最為齊全的約翰生藏書庫 捐上管理基金。這個約翰生藏書家的交流學習傳統延 續,見2009年約翰生誕生三百周年紀念活動,約翰 被邀擔任家鄉學會會長、魯希和羅思柴爾德等藏書家 學"會是怎樣缺少活力的單調。我已出版五本有關約 翰生譯著和兩本介紹約翰生書包括《約翰生評傳》 說起來是受伯恩先生的藏書精神的激勵和鼓舞,而在 他幫助下,能向中文讀者介紹這位被革命大潮埋沒的 偉大文學家,實在是我在澳洲生活收獲的最大財富



■本文作者和約翰·伯恩先生在他新書房

在書房期間,只見年已過八十的 約翰不厭其煩,從書架上拿出來又放 回去,把許多新購書籍,如數家珍地 敘述其原委。當撫摸一本當年特意為

悉尼和赫巴特印制的大開本二卷 "約翰生詞典 (1837)時,我與他一起分享淘書如淘金的喜悅

翻開並瀏覽這些經過不同年代不同人流轉下來的 書籍,感受到約翰這位文化人以書傳人和帶人的使命 感。沉浸於書籍和約翰的講述中,不知不覺就到了要 離開的時間。誰會身處書香環境而有厭倦感呢

在約翰家,接受他們的好客招待。伊麗莎白 午間烹飪"中國餐"包括蒸蝦餃、炒雜菜和炒飯。 她有一次還特意陪我去本迪戈他們的出生地,參觀 展示華人淘金時期生活的"金龍博物館",還特意 瞻仰三個早年中國人的墓地(其中一個在卡斯爾梅 恩)。

在另一天,我特意趕到約翰的圖書室,在那聽 取他對我所寫介紹約翰生在中國的英文稿建議。為 我趕時間回城,通稿近兩個小時滴水未盡。想到他 不覺老之將至,依然熱心助人愛好收藏購買書籍, 還計劃長途到英國約翰生家鄉參與活動,我不該妄動 老夫從今而後萬事空的念頭,有空還要多來這個看不 夠的約翰書房。如果我們改變不了現實,也不應被現 實改變。也許這就是約翰·伯恩先生藏書室的精氣神 所在,如同濃雲厚霧中閃耀出的一道亮光。

五月十九號(周五)上午十點至十二點 文學研討會在Rockdale樂調圖書館四樓會議室 舉行,主題是:從夏志清評論張愛玲的《秧 歌》和《赤地之戀》談到中國文學的現狀。何 與懷博士主持。歡迎與會者踊躍參與討論

■沈嘉蔚《愛玲世家》(2012,油畫 137 x 411cm,畫家自藏。)

蔡克霖 を武飛走了 留下了影子

一汪清澈的影子 を 武飛走了 偶然也歸來 竟在自己的影子上跳舞

我是吹鼓手 時光的吹鼓手 歌唱額頭的を武

心中的藍湖

常常遙想 一彈指 自己該是一支光束 在天堂和地獄之間 程程 追趕

追趕光焰裡的光焰 最淺 也變成光焰裡的玄武

行 邁 秋紅濟滄海,飛燕搏藍天。 搭臂攜知己,宣旌待狼煙。

碑碣無墮淚,裸背負荊鞭,

雨中跌倒的白座椅

山林 我無法斷定它們是怎麼來的 可是屬於遠古的近景? 移去藍山的桉林 放逐土地 在收獲乾草的季節 生命集結

一展起伏的韭綠 請翻尋書頁 一些天才之念 環繞 並擺弄船帆 風雲飄泊

它們叩拜如脫離蓮座的花瓣親吻泥濘 我悠然墜入 順便邂逅得過的和未遂的尋求

應允一個詩友的心願 我在衝洗過的世界冥思

(接上期)慕容雪村現在澳洲平安出版他冒險寫出的 的書,畢竟還算幸運。但他雖在國外也未必能逃過中共批 判的巨掌。

早就有批判高行健的例子。高行健文學成就非 凡,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他,以表彰"其作品的普 遍價值、刻骨銘心的洞察力和語言的豐富機智,為中文小 說藝術和戲劇開辟了新的道路"。劉再復在〈夏志清先生 紀事>長文中說,夏志清和他個人能如此成為忘年之交, 除了他是女兒劍梅之師這一原因外,還有三個人的名字一 直把他們連結得緊緊。其中一個便是高行健。可是,高行 健卻被中共視之為敵人,遭其猛烈攻擊。這位"反共"作 家獲獎後,中共還連帶批判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當年《 人民網》專稿指責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違背了諾貝爾 遺囑", "是諾貝爾獎金的大貶值"。中國作家協會一口 咬定,高行健之所以獲獎,"不是從文學角度評選,而是 有其政治標準。"中共外交部發言人也幫腔說:"諾貝爾 文學獎已經被用於別有用心的政治目的,不值一評", 有不可告人的政治圖謀"。《人民日報》特地發表了評論 員文章,長長的題目:〈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高行健 嚴重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文中竟然如此破口大罵, 充滿火藥味:

"在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上的瑞典文學院裡,一場鬧劇 正在上演。一小撮對中國人民懷有極不健康心理的所謂文 學專家,不顧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將新世紀第一個諾貝 爾文學獎頒給了現居法國的華裔'作家'高行健。瑞典文 學院的倒行逆施,極大地傷害了中華民族的感情,這是對 12億中國人民的嚴重挑釁。……我們可以認定,瑞典文學 院是一貫反動,一貫敵視紅色政權,一貫敵視中國人民的 徹頭徹尾的反動組織。把諾獎頒給高行健再一次驗證了瑞 典文學院的醜惡嘴臉和反動本質。"

最近的例子是享譽世界華文文壇的華裔作家嚴歌苓也 遭殃了。2020年3月,武漢新冠疫情爆發之初,嚴歌苓撰 寫並發表文章〈借唐婉三字:瞞,瞞,瞞〉,為"吹哨人' 李文亮醫生鳴不平,怒批中共有關部門瞞報實情;她又支 持撰寫《武漢封城日記》後作品遭禁的方方。2022年1 況的變化在世界華文文壇引

保衛文學:從夏志清評張愛玲兩部作品談起 何與懷

月,駭人聽聞的徐州八孩母親鐵鏈女事件曝光,嚴歌苓於 起震動,具有標桿性的影響。 2月5日為此發表《母親啊母親》一文;在與周孝正連線 談到海外人士領養中國孤兒必須付高價時,嚴歌苓按捺不

現在中國被全網封殺,作品 遭禁,售書下架,新書無法 出版,已出版書目禁止重 印,影視合作項目告停,根 據她的小說《陸犯焉識》改 編的電影《一秒鐘》在致謝 名單中也不能出現嚴歌苓名 字。2022年3月,讀者自 發組織的擁有一萬六千多會 員的"嚴歌苓讀書會"不得 不宣布解散。

嚴歌苓在2022年7月 一次採訪中說,她感到這麼 多年在文學和電影這條道路 上越走越窄,特別這十年封 殺控制越來越嚴。嚴歌苓曾 經是中國各大媒體追捧的座 上賓,現在不得不進入一個 與中國體制、與那個系統決 裂的狀態。嚴歌苓說,如果 她不發聲,她將來會後悔, 會認為自己作為一個作家, 在歷史上留下了污點。她覺 得退無可退了。

嚴歌苓的感受正是許多 有良知的作家的感受;她境

當局關於"主旋律"的要求這一條,就很嚇人。所謂"主 住怒斥習近平就是"人販子"。看來嚴歌苓的罪名不小,

■莫言2002年來悉尼時,本 文作者曾當面預言莫言十年左右拿 諾貝爾文學獎。這是當時兩人的合

■張愛玲生平

最後一張照片,攝

於1994年7月。



下的ABC中文新聞 平台的採訪。





眾所周知,近年來,在中共專制高壓的政治社會環境

旋律",說白了就是一

切文學藝術創作必須

聽命於當今政權,服

務於當今政權,忠誠

於當今政權。這個"主

旋律"已尊為指導當今

中國一切文學藝術創

作的金科玉律,猶如

緊箍咒,人們只能頂禮

膜拜,不然的話就被視

為另類,打進冷宮,

還可能有進一步處理。

人們務必做到"三個一

分鐘"——"一分鐘都

;"一分鐘都不偏離習

近平總書記指引的方

向";"一分鐘都不離

到"三個一分鐘"?!

真是太荒唐太荒誕太荒

不站在黨的隊伍之外"

下,中國文學自由的空間越來越逼仄。中共主宰意識形態



■1996年11月15日,本文 作者與高行健及《靈山》英譯者 陳順妍教授攝於澳洲悉尼大學。

謬了,然而,這正是"主旋律"的境界。

如果當前中國政治環境繼續惡化下去——看來在可見 的未來幾乎是肯定的——中國文學命運堪憂。上個世紀八 十年代,中國文壇出現"重寫文學史"運動;不出幾年, 一個"保衛文學"的呼吁可能不得不逆境怒發。我是否杞 人憂天?很可能我不幸言中了。

本文從夏志清評論張愛玲兩部長篇小說《秧歌》和《 赤地之戀》談起,要談到"保衛文學"的問題,這是非常 不幸的。

有人稱張愛玲為"文壇殤女"。張愛玲在文學上成就 偉大,但她的人生可說是一個悲劇。

張愛玲出生於1920年9月30日,七十五年後,告別 人間。1995年9月8日,美國洛杉磯警方接到了報警電 話,聲稱公寓有人死亡。警方來到後,眼前的一幕讓他們 非常驚訝,只見一位瘦小、短髮、身穿紅色旗袍的老太太 安詳地躺在一張灰藍色的毯子上。裡面的暖光燈還亮著, 一些文件、信件顯眼地放在門口的手提包旁邊。警方查閱 證件後確認,這位華裔老太太就是張愛玲。法醫經過鑒

定,發現張愛玲死於冠心病,已經去世六七天了。 她是時代產物,她的悲劇也是社會悲劇,時代悲劇, 中共倡導"忠誠不絕 是中國悲劇。保衛文學,也是保衛張愛玲,讓她在天之靈

對,絕對不忠誠",要 安息。 張愛玲辭世十八年之後,2013年歲末,夏志清在紐 約辭世。當時夫人王洞還給他吃了點東西,夏志清疲弱地 對妻子說: "我很累,我要走了。" 這是夏志清臨終前的 最後一句話。這年三月,在一次採訪中,夏志清被問到, 《中國現代小說史》出版至今已經過去了五十二年,書中 對張愛玲的評價,你覺得還有效嗎?夏志清斬釘截鐵地回

開習近平總書記和黨中 答道: "沒有改變。" 央的視野"。但,但凡 夏志清先生已完成他的"保衛文學"的事業。今天 一個正常的人,尤其是 還要強調"保衛文學",是相當令人悲哀的。或者說是悲 一個追求自由崇尚獨創 壯吧。任重道遠,需要許多仁人志士前赴後繼。從長遠來 的作家詩人,如何能做 說,我相信嚴歌苓的這個"不相信":

"我不相信中國會一直這樣壞下去。"

(2023年3月22日動筆,4月2日改好。)